平彝縣志

圖書館

平彝縣志

平彝縣志卷之九

知平彝縣事於越任中宜纂輯
男　振芳校

人物志

鄉賢　孝義　列女　土司

天之生人原未嘗以地限也故奇偉倜儻之士崛起而經邦緯國忠君孝親以身殉道者所在多有若巾國中之矢志以貞臨大節而不可奪與鬚眉相映史册豈盡出

之名區耶至侏離之屬虎狼成性慹慴於
天威即雕題鑿齒罔不率俾凡玆蠢爾既
就戎　贊簡末焉作人物志

鄉賢

東漢

尹珍字道真牂牁郡平彝人桓帝時自
以生於荒裔不識禮義願從汝南許慎
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
是南域始有學焉官至荆州刺史

晉

謝恕字茂理牂牁郡平彝人咸和間寧州為李壽所破有南中地惟恕不從獨保郡城以事晉官至撫彝中郎將寧州刺史

傅寶字紀圖牂牁郡平彝人仕至尚書郎長安令時號南中人傑

明

張璁字廷璧平彝衛人成化己丑進士

授南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以明允著
遷重慶知府遇事迎刃而解郡中翕然
大治丁外艱復補重慶治績卓異弘治
初南贛閩廣彝寇為亂擢江西兵備副
使既至繕城池積糧糗練士卒修器械
設險隘防禦建七縣城堡人皆稱便偶
與當事論不合拂衣遂行於是盜復起
江西巡撫鄧廷瓚疏奏南康城新學校
盜聞風解散尋以疾辭官璁剛直不阿

盤錯立斷墨吏斂手比歸橐中無餘資

唐時英字子才號濟軒平彝衛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平陽令問民疾苦知賦稅不均遂銳意履畝清丈凡六閱月得其平又疏陂塘興水利會明年大旱民得以濟陞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擘畫周詳為大司農所器重知真定府有水鏡之頌晉貴州副使歷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時西虜為警烽烟不足患患四鎮不

協心耳遂和四鎮復建奇策入告西虜果不致為患邊鄙晏然御書忠勞二字賜之致政歸置義莊周貧乏衣布茹蔬多所修建卒子祭葬從祀鄉賢

孝義

明

李騰龍亦佐人有二弟前離襁褓父重賢將終騰龍號泣父曰善視二弟吾如生矣卒廬墓傭工養二弟教以讀書皆遊郡庠事母尤孝知縣雷其曾以孝舉年七十猶廬墓側

楊汝貴亦佐人少孤且貧母劉氏疾望斗拜泣願以身代會有彝亂寨民皆逃母

以疾不能行汝貴閉門侍母不離竟未
被眚知縣李晉亨舉為孝子
李珍亦佐人郡諸生父亡母文氏哭泣
損目珍因齋戒終身不離左右曲盡孝
養知縣趙敷政以孝舉年近五十子孫
衆多珍以母盲奉侍衣食親執不怠
李一鼇亦佐人年十三母陳氏病危刲股
療之知縣房習舉以孝
李益亦佐人事無考

列女

明

張濬妻馮氏平彝人濬邑庠生卒馮守節不嫁嘉靖七年旌其門

李文妻戴氏平彝人年十九夫卒遺二女無子姑欲奪其志自經死嘉靖二十二年有司旌其門

楊德成妻李氏亦佐人年二十二夫死守節嘉靖中有司旌其門

張武成妻曹氏武成平彝指揮僉事早卒曹撫其二孤不嫁以張氏婦終焉未旌

本朝

吳傑妻呂氏傑客死廣南府呂矢志守貞事姑以孝遠涉千里移夫櫬歸教子吳峰成名康熙三十七年詔旌其門

土司

左縣丞

明

沙普顯元時為亦佐縣酋長洪武初歸附授世領縣事後以不法事降丞仍世襲

沙中玉襲左土縣丞

沙正中玉子襲左土縣丞

沙騰蛟正姪萬曆中襲左土縣丞

沙運泰騰蛟子崇禎十三年削籍

右縣丞

龍海元時領越州事洪武十四年歸附

仍為酋長世襲子

阿資襲土知州屢叛洪武二十八年沐

春等擒斬之削職以其地入流分屬鄰

近州縣置平彝越州衛以鎮之

祿寧資之子永樂三年劉楊二戶引之

入貢詔授亦佐縣右土縣丞以越州附

近村庄與之移駐亦佐縣與沙氏並為

左右土縣丞卒子業嗣

海業寧子襲右土縣丞業卒子潮嗣

海潮業之子襲右土縣丞以功加州判

服色潮卒子守定嗣

海守定潮之子襲右土縣丞守定卒子文

明嗣

海文明守定子襲右土縣丞文明卒無子

姪現銀嗣

海現銀文明之姪襲右土縣丞現銀卒無

子叔起龍嗣
海起龍現銀之叔襲右土縣丞起龍卒子
得明嗣
海得明起龍子襲右土縣丞明卒無子弟
自明嗣
海自明得明弟襲土縣丞自明無子姪潤
嗣
海潤自明姪襲土縣丞順治十六年歸
附康熙八年裁縣九年五月安插越州

潤私結廬於竹園村不去十二年從吳
三桂反授偽都司職率兵拒戰兵敗亡
歸二十年復滇潤隱跡深箐使其長子
海絪出降絪乾未襲故次子納乾嗣
海納乾納乾潤次子康熙三十四年改平
彝縣土縣丞三十六年死以妻隴氏撫
子海天溢管事三十九年隴氏死以潤
妻隴氏撫孫管事四十二年天溢未襲
死以堂叔海一清嗣

海一清起龍元孫起龍生誠明生海潤潤

生一清康熙四十三年襲四十四年故

子海泰未襲故藏珍嗣

海藏珍康熙四十六年襲

平彝縣志卷之十

知平彝縣事於越任中宜纂輯

男 振芳校

藝文志

御製 奏疏 記 引 議 銘 牒

詩

藝文之志所以光聖謨而揚風雅也然讀書好古之士每以闕略為憾況前編淪落文獻罔徵洵可惜也若地處周行騷人相

望其果吐咳珠玉烏能盡收之以入邑乘耶故惟摭其近所見知者備錄於左庶幾存什一於千百以待後之君子焉作藝文志

御製

明御祭唐時英文

萬曆七年歲次己卯三月丙午朔十二日丁巳皇帝遣雲南布政使司叅政李良臣諭祭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唐時

英曰維爾蚤擅經術蔚有才名奮跡制科
筮官邑宰歷郎署而典郡符躋臬司而薦
更方岳靖共厥職所至有聲逮簡擢於撫
臺俾保釐於全陝三建防秋之策克宣𠛬
虜之威尋指摘於人言遂投閒於故里官
守竟昭於國是清修益重於鄉評頃報令
終夫復何憾爰嘉往績宜敘優恩諭祭特
頒兆塋兼飭惟冥靈之不昧其祗服以時
歆

奏疏

本朝

裁平彝衛疏　雲貴總督范承勳　蘇公瀋陽人

看得滇省都司衛所設自明時蓋仿古寓
兵於農之意我
皇朝一統設兵置鎮在在控制軍民糧差
同其輸應已於康熙初年間先後奉裁由
靖等八衛中屯等十一所歸併各州縣又
於康熙九年間奉裁在省左等六衛歸併

都司尚存平彝大理永昌騰衝瀾滄景東
等六衛楊林木密馬龍新安姚安等五所
仍屬守千等員管理後因都司不便催徵
復
題設左右二衛守備二員分管臣到任後
即行該二司查議茲據布政使李世昌按
察使蔣寅會詳稱衛軍既無防守之責又
無調遣之例似不必更設官以糜俸食等
因臣復行駁確查滇省軍衛地方寄居各

境則裁衛所以歸有司允屬相宜合無如
該二司所議將復設之左右二衛見存之
平彝等六衛楊林等五所裁去其田土軍
餘即查各附近之州縣歸併管理再都司
一官原有通省考成職掌今衛所既已盡
裁而留此空員似於名實未稱亦應一併
裁去計應裁都司一員衛守備八員衛所
千總九員經歷七員衛教授七員雖節省
俸糈不過三千六百餘兩而冗員既汰供

費較軍困稍甦其於

國計民命未必不無小補也

請給驛堡銀七錢三疏　巡撫王繼文

看得滇省驛站錢糧准部咨支給全錢因係產銅之地錢多價賤驛堡苦累難堪經前任撫臣石琳題請仍給全銀部覆未允何敢再瀆但臣自到任以來節據各驛堡員役人等紛紛籲訴批行驛鹽道僉事王照查議茲據詳稱滇省驛站設居崇山密

箐夫馬奔馳倍苦他省而錢價又復甚賤
每錢一千値銀三錢不等再赴蒙自等局
支領往返跋涉除駝運盤費合算領錢一
千止得銀二錢有餘馬匹無可喂養夫役
難供饘粥此項工料均屬計口授食請照
兵餉之例
題給全銀等因前來臣查制錢壅積向緣
鼓鑄未停今蒙
皇上洞徹萬里將滇省爐座盡行停止目

今行使時值其賤若將驛站仍給全錢則
苦累日甚恐致馬斃夫逃難於整頓仰懇
皇上弘恩自二十九年為始照依兵餉之
例准給全銀或照各省以銀七錢三支給
俟全書頒到在於有驛州縣地丁錢糧撥
給庶驛困得甦沾沐
皇恩於無既矣

籌請屯荒減則貼懇疏　王繼文

看得滇省每年額糧通共米麥等項二十

六萬餘石而屯糧實居其半歷年供撥兵
糈關係甚鉅第屯田一畝之科幾納民田
十倍之徵是以拖欠逃荒年甚一年臣自
再莅茲土以來訪求民隱圖布
聖澤惟此屯田一項最為漢民苦累近蒙
皇上沛無疆之德將康熙二十一年起至
二十七年止屯賦叅欠錢糧盡行蠲免一
時老幼咸懷再生從前重困始得暫釋但
額賦豈容再寬輸將已無遺力臣再四籌

維有老荒重額田地一項小民終年畏棄
已成廢土若使減則貼墾尚可藉補虧懸
行據布政使于三贇署糧儲道事永昌道
叅議畢忠吉議將前項老荒田地凡係連
年見納軍糧之人承懇者將屯田地之上
中二則六年後悉改為民田地之下則起
科屯田地之下則十年後改為民田地之
下則起科以補賠累之苦其不係見納軍
粮之人承墾者六年後將屯田地之上中

下則悉改為民田地之上中下則起科仍
令地方官量借牛種及出陳米石務使力
耕有成至於民間荒廢田地其上中二則
倣照豫省六年後係中則者照下則納過
五年再歸上則之例起科其下則田地請
於六年後減半三年再照本則起科並承
墾後即為已業開備貼墾事宜臣伏見
皇上愛民至德有加無已凡重農廣粟之
例莫不一一舉行必使四海無不獲之夫

九守有蓋藏之富今滇田地本屬磽薄屯

民尤困追呼若以拋荒不墾之田補其重

額難支之累及民荒田地一概極力勸墾

不但正額可以充實新賦亦可稍增

請減屯糧疏　　巡撫石文晟奉天人

題為密陳屯糧之重仰祈

睿裁以廣

皇仁事竊惟經

國必先裕課體野端在足民故正賦自貴

充積而民瘼亦當痌瘝臣本庸陋世受
國恩蒙
皇上曠典以郡守末吏不次優陞
特簡滇撫叨此邊疆重任敢不竭盡駑鈍
以報
高厚故自蒞任以來諮詢地方利弊體察
吏治民生其閒之生聚繁養安藝樂業熙
熙皞皞如入時雍之世此皆
皇上聖德滂流所致惟是猶有重困於民

者不敢不以上聞也查滇省屯政因明初
沐英世鎮雲南將帶來官兵分作十分以
三分差操七分屯糧即以七分屯種之租
以養三分操軍此即古之寓兵於農原非
上倉糧米可比迨我
朝定鼎順治十六年闢滇吳三桂遂將昔
日之租改為額徵之賦及後變亂之時罔
恤民艱任意坐派致使各軍紛紛逃竄因
而遺累存丁典鬻賠納苦難殫述幸賴

皇上天威殄逆民得安全但浮糧過重仍
困輸將計恢復之後自康熙二十一年至
二十七年屯銀米穀等項歷年拖欠此非
軍戶敢於頑抗亦非各官不善催科總因
糧額太重血比難完業於康熙二十八年
內經前督臣范承勳署巡撫時特疏
題請分年帶徵隨蒙
皇上特頒
上諭朕念雲南百姓前曾供億王師繼又

遷移叛屬家口運送勞瘁本年正賦輸將
尚屬艱難復令帶徵逋租必致益滋困累
着將歷年所欠屯賦銀七萬二千二百餘
兩米麥等項十萬七百餘石盡行蠲免以
示朕軫念民生至意欽遵在案則彼時題
請帶徵早蒙
聖恩隆重悉荷蠲除是此項屯糧徒有重
額之名并無清完之實歷歷可考久在
皇上睿鑒中矣況各衛所久經裁歸有司

是在前日猶存軍戶之名在今日則無軍
民之別一切徭役自應一視同仁乃查通
省民賦上則田糧最重者莫如河陽縣每
畝八升一合八勺三抄其餘五六升以至
四五合而止上則地稅最重者亦莫如河
陽縣每畝五升九合二勺一抄其餘三四
升以至二三合而止及查屯田每畝則有
七斗二升六斗八升五斗六升至四斗五
六升不等屯地每畝亦有三斗八升至一

斗五六升不等夫軍民田地阡陌相連肥
磽相若天時人事耕鑿播種亦無不同何
至輕之屯額比至重之民賦尚有四五倍
之數若較輕額則屯賦與民賦竟有十倍
之重所以屯軍終歲勤動種收之穀不遑
贍顧父母妻子惟事納糧而究竟不能以
一畝之出全完一畝之額故康熙二十八
年臣叔石琳撫滇時曾於奉
旨編輯全書案内將此屯糧重困敘入瀝

陳未經部覆而以後督撫臣未敢復請者
蓋以
國用浩繁豈容遽議輕徭況各省屯糧皆
重猶不敢獨為請減是以前撫臣王繼文
不得已於康熙二十九年有屯荒減則貼
墾之請也但江浙等省屯軍現今領運且
有船隻行月漕截等項給贍滇省屯軍則
無此軍項贍養兼之衛所既裁軍既是民
則與別省迥異況此軍戶係沐氏帶來官

弁並非發遣有罪之單所納正供似應與

民一體矜恤　臣於康熙二十二年守開化

時早已深悉今撫茲土見煙竈相連林林

總總生聚實繁大非昔日氣象此雖邇年

以來前督撫　臣撫綏之力實沐

皇上柔遠弘恩所致惟此一項因吳逆作

亂時各軍多半逃竄殲逆之後前此逃丁

或遭兵火或戀他鄉間未回里以致遺糧

賠累本以最重之糧又復包賠逃戶日復

一曰重復更重故於康熙二十八年以來
仍舊歲不清每遇
奏期各官俱愛功名竭蹶借墊者有之以
欠捏完者有之一遇陞遷事故便束手無
策百計哀求逢人募助洵不可悉數也臣
自入境以来目覩荒蕪田地甚多百姓甚
象及抵任後披閱各屬詳驗報墾無幾隨
行飭催旋據百姓紛紛具呈述糧額過重
無力開墾懇請

題減復批司道查詳所議僉同總欲爲民
請
命臣恩減賦薄稅非臣子所敢輕議祇因
多寡之數甚是不侔苦樂之形異當各別
今我
皇上恩同天地德邁唐虞頻年蠲賦不惜
數千萬金是恭逢
聖明在上今此民隱若不據實上達負百
姓即負我

皇上矣況滇省僻處遐方係外域觀瞻之
地不得不冒昧陳情如荷
聖恩將此屯糧悉照河陽縣則例起科不
特現在軍餘易於輸納即未墾荒瘠臣
鼓勵各官加意勸墾亦無有不踴躍樂墾
者也仍將墾過數目隨即具報按年科徵
是減賦於今日安知不增賦於將來也理
合恭疏
題請但發政施仁端望

皇上特霈洪恩臣何人斯敢以瀆
奏謹具密本如果芻蕘可採伏乞
上諭或令臣等會查或
勅部臣議覆則九州四海無不頌
皇上端居深宮之中明見萬里之外共樂
被
深仁厚澤於靡涯矣至此項額糧如邀
恩減而通省兵食或有不敷則現有本省
折徵米麥等項可以仍徵本色撥給似可

毋庸慮懷也再查
題奏事件如不應密者有干定例但此邊
疆減糧重務相應密請
皇上睿裁字多逾格貼黃難盡可否允行
伏乞
聖明全覽立賜
乾斷施行為此具本謹密題請
旨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初一日具題六月

二十日大學士伊桑阿蘭泰張玉書學
士戴通可赫禮齊穡顧藻徐嘉炎張榕
端以本摺啟奏奉
旨伊所奏本內祇言屯田雲南省有官
田公田馬場等項伊本內並未指明此
等田地有無在所奏屯田之內又此等
田賦若行減額照民田則例徵收雲南
省應給兵糧可否足用爾等以此行文
詢問石文晟令伊詳悉籌算明白具文

回覆欽此內閣照會巡撫作速查明具

覆可也

請設平彝縣治疏　王繼文

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

看得滇黔兩省乃極邊之重地臣蒙

皇上隆恩陞授總督任大而責重夙夜兢兢

無由報稱凡屬兩省政事臣惟竭盡愚誠

俾綱舉目張以仰副

皇上柔遠安邊至意所有平彝縣治之設

謹當特疏陳情者也查平彝為滇黔接壤
四外蠻藪而中則要道也舊係衛治設有
守備經歷教授等官康熙二十六年內前
任臣范承勳將全滇衛所議裁而平彝一
衛勢難獨留是以一併題分歸別屬在案
誠有見於多一官則多一費冗員不可不
為節省但自裁衛以來案據士民董陳策
王前等籲請設縣以資彈壓又因彼地遼
濶狡彝出没不常奸民往來最雜自平彝

上至滇之霑益州下至黔之普安州共計四站約遠二百七十餘里竟無印官居中分守凡軍需政務餉鞘逃人等項需員接應每委曲靖府通判赴彼料理顧此失彼究非印官專任其責者可比兼之普安等處界聯平彝向食滇鹽或可無分彼此今蒙

皇恩遠播改食川鹽若無印官督率捕役於衝僻路徑分頭巡緝則滇鹽味苦價貴

川鹽味厚價賤小民喜賤惡貴私相買食
不特川省私販乘間入賣即滇省私販亦
將乘間出買兼恐附道蠻彝勾引生事漸
成聚訟之場問之弁兵則防守難周問之
州縣則稽查甚遠滇省黑井數萬課額較
前更恐難銷此平彝縣治之亟宜請設也
彰明較著矣茲據布政使于三賢按察使
佟世雍糧儲道副使張仲信驛鹽道副使
干嗣昌提學道副使張倬等會詳委員勘

明將平彝舊額仍舊歸還并將附近羅平
霑益二州徵收之亦佐即中下伍兩營勲
庄余家堡等處改歸共徵夏稅秋糧正耗
麥米一千七百六十四石五斗八升零共
徵丁差等銀一千三百二十九兩七錢七
分零商稅銀一十四兩九分零在他省固
屬小邑在滇省實為中等縣因造册詳請
前來合 臣所議均屬相符相應恭疏題請
將平彝廢衛貶為平彝縣治設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訓導一員鑄印銓補其多羅驛
原在平彝城内弁請將驛丞裁去歸縣管
理平彝縣學照依中學進取文武童生各
十二名以為育才廣教之治如是則地方
永得安靜蠻彝有所懾服私販無由侵擾
鹽課免致壓欠且於滇黔出入咽喉重地
藉有印官分守邊方不無裨益再照學官
衙署等項尚有原屋臣等自當捐修合併
聲明除將設縣事宜造册送部外臣謹會

同雲南撫臣石文晟合疏具題

重修平彝衛學記 平彝衛教授 張全斌 雲南人

粤稽天地鍾芸生而獨畀靈於人毓群黎而必萃精於聖以聖人能成人成物贊化育之所貴能爲者也故生數聖人於始養欲給求民得以遂其生安富壽而治統以昭生一聖人於後開厥心思民得自見其仁義禮智而教統以著此素王之所以有裨於民物有功於群聖補救於乾坤者也雖文明之運昉乎羲軒繼以二帝紹以王

而道脈相傳但吾夫子出有其德而無其位易治統而為教統闡庸道叙彝倫還人心於淳厚勢處群聖之所其難功為萬古之所獨絕凡有血氣心知者罔不服其風畏其教相安於君臣父子之間潛移其性情入於善治而不自知甚矣哉聖人之弘也與天地而相終始者也是以有教養斯民之責者靡不修崇廟典以彰風化為生民之攸賴也乎彝為入滇首衛學肇於明

人文間出疊因兵燹廟宇傾欹人才失其
教育士習未克丕揚茲值督撫會題修葺
滇黔各屬文廟平彝獲遇綏遠大將軍雲
貴節制使蔡公毓榮按臨荒衛見廟埋衰
草座籠飛塵捐金五十重修舊址藩司李
公世昌捐金二十郡使侯挪公景芳捐金
十兩共襄厥成通學庠生咸出銀米兩所
軍民各助工役衛守張祖淳捐金二十千
經驛斌各捐數金管理方之泰竭力贊襄

故雖未獲鳥革翬飛竹苞松茂而草創有基俾後之君子得以講學於斯習禮於斯黎老快其觀瞻小子得以有造皆大將軍之作人也大中丞之振興也藩司郡侯之裁成也故記其巔末為後重修之君子勸

清溪洞記　明副使張敦仁麗水人

清溪洞去平彝僅五里洞去溪僅百尺然平彝溪流以百數而此水獨清故以名溪洞亦因以名云洞東向右一小出斜掩故

遊人至洞僅咫尺猶未得見磬折而入洞始豁然洞門高十餘丈濶似之洞之內其平若堂可坐百客再折而上其高若臺可坐數十客臺之後一洞深窅洞口則石乳垂垂各極天巧而當中一石下垂至地其色微白若玉柱然洞之內多怪石有似鯨者有似虎豹者皆作外奔狀詢之土人謂此洞深不可測中有石如几如榻如鐘鼓叩之有聲欲如觀非連昔不可予曰此豈

神仙宅耶塵鞅中人不得為神仙辱故弗人洞之左別有洞勢頗低窪可容數百人稍後勢漸高怪石崚嶒如憑虛樓閣好奇者每攀蹬而上又其上為絕壁有穴如小龕一僧趺坐其間短衲穿結招之下乃下麾之上復上輕利如猿猱人或異之嘗謂雲貴之水多伏流水所出入而洞因之故未甚稱奇此洞迥出椒若神劈鬼鑿非他洞比奇哉平彝去滇數百里去京師又萬

餘里地愈僻洞愈隱人跡鮮到而洞之名未甚章章也惜也時同遊者大參高泉謝君憲僉一江梁君閬師裕庵趙君皆有事茲土而叅戎魯峰曹君則鍾靈此山者也副使白出張子以齒僭長故為記云

清溪洞記

南寧令程封休寧人

黔入滇之六十里有城曰平彝去城三里許有清溪洞傳者謂洞下有溪溪水流入此獨清故名焉洞口軒敞初入若堂可坐

百人再上若臺可容數十人有大石壘下垂若柱柱以内幽閟不可入遊者淺視之謂觀止矣順治庚子十二月予隨郡守李君司馬俞君别駕陸君遊焉望洞中不知其淺深之所至遂勃勃心動欲往入不果明日復遊命土人執苣嚮導先入予隨郡守諸君各多携吏胥僕從奮勇以行不數
洞勢陰閬群火無光予生怖悸不欲入奈前後左右皆怪石崚嶒中通一線兩人

相奔後人踵前後履跡援引而上前人隨
土人火光因得縱觀所謂石床者石几者
石困者石塔者石笋者銳而出為虎牙者
尖而背為熊耳者角而巘為牛首者冠而
峭為雞頭者奇形怪象不可名狀再入里
許旁一小罅僅可容一人傴僂屈曲而入
若石級然中若堂若廡門戶垣壁俱備郡
守曰此仙人修煉所也天造之巧非五丁
之力所能鑿成行到石巖窅窱之際又以

觀止矣土人云尚十餘里與紫泉洞通遊人畏險難不欲入及出土人謂旁一洞上有石鐘石鼓在焉急命更百尋至其地皆石筍垂十餘丈持石叩之噌吰有聲雖鐘鼓之響不能亂也再出又見石柱懸自平地崛然特起似有骨氣人決無阿附其石之高者仰視在十餘丈上非緪索扶挾不可得而登也因思不鐘山記云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予小視天下以

為茲洞中於天下不僅用於滇也而未嘗見稱於昔之遊者豈昔人盡皆皮相即一山亦必待入而得名耶予從郡守諸君警訝久之時苣火漸微曠然得明喧笑而出

募修平彝衛學引

平彝介於滇黔門戶之區其立學不知其所自來大約數百年前事也前人創之甚易後人修之甚難自予入官之後常以迎送過境上見聖廟飄搖於風雨傾圮於荊榛瞻視環繞嘆息咨嗟而不忍去者於茲五年矣平彝有衛衛有幕衛幕梁君走函索予為序意在修舉廢墜崇敬祀典予向竊難之難之者何也平彝連年水旱諸士

子家無積儲是救死不暇其難一修學之舉非大興工匠廣羅木石則事不可成平彝四面環山木石易採求之工匠誠罕其人其難二衛學裁去學師歸併南寧令攝之南寧遠在一百五十里之外今之所議誰董其成其難三雖然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知聖人之尊六經之大將視學宫為可緩可急之務是因可以不修今朝廷治平

天子聖武滇南處在萬里之遥平彝又當戎馬之衝正宜粉飾學宫振興文教銷反側於禮讓之中弭禍亂於獻酢之内是固不可以不亟亟舉行也夫孔子不嘗封文宣王乎假令孔子至今尚在應以王禮事之而使其有位無屋甘心敗露於瘴霧蠻煙之下非禮也孔子不常春秋二祭乎如子孫之祭其祖父也為人子孫而使其祖父之廟毀而不修則是北面跪拜皆虛文

而非至敬子孫孝慈者固如是乎且昔之難而今易矣今年年歲順成士子易於捐助年既成矣工匠之遠者易於鳩集平彝學篆仍歸平彝又易於董率生徒而更新之倘此時而議者曰平彝殘劇困憊之餘其力斷不能以議及於聖廟則是終無修舉之日也予執筆而歎焉

在城等十堡歸驛議　郭廷弼 盛京人

看得驛堡之設其名雖殊其事則一前有驛丞張魁耀等因造報奏銷冊籍將各堡給支工食銀兩附在各驛項下又給支領狀必用驛記鈐蓋誠恐支領錢糧則係外委之堡官管轄遇有舛錯失事則參罰又在部選之員代過所以驛丞張魁耀等有任過乞賜歸併之呈也蒙批查議本道議目今差使漸少非往昔軍務浩繁支應不

暇者比若以堡歸驛各該驛丞可以兼顧
而責成又專或無互諉之擾遵奉憲批當
即轉行雲曲二府確議妥報去後今據兩
府詳稱向因滇中
王師克服之初軍務旁午驛遞應答繁劇
肩其任者不無掣肘分應之虞今已蕩平
三年所需夫馬循序而來以堡歸驛已屬
裁冗員而成畫一當無南憤惟是新經歸
併只恐驛官支應不均朘削滋事堡軍未

必相安應請嚴飭各驛官出具印結報查

務須秉公發給工食不得以夫代馬應差

俾堡軍欣然效力無悞庶使謹慎從事不

致立法而弊生等因前來應如兩府所詳

俯將在城等拾堡歸併滇陽等八驛驛丞

張魁耀等兼管務令秉公勤慎約束軍餘

應答運送仍取具印結不許偏徇滋擾貽

悞風火如有剋減工食及以夫代馬應差

等弊一有不公定行詳報究處可也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總督雲貴部院
蔡毓榮批既經府議僉同如詳行仍
將某堡歸某驛造冊同結報查雲南
巡撫王繼文批既經再議無異如詳
行倘此後各驛以夫代馬及任意騰
那等弊不行究察亦惟該道是問也

明唐時英墓誌銘　李元陽大理人

公諱時英字子才濟軒其初號也里居號一相居士先世湖南人高祖玄二公以戎籍從自辰瀘遂世居曲靖之北關曾祖義妣楊祖洪妣鄭皆隱德不顯考經封主事妣伍氏封太安人生公甫十餘歲能屬文治尚書日誦千言嘉靖己卯舉於鄉己丑登羅洪先榜進士授平陽縣始至問民疾苦惟賦稅不均大為民病公銳竟以履畝

量田為已任白於大府大府曰此美政也
其如豪右何公曰天子以百里人之命付
臣當盡己命以圖之於是不辭怨謗不避
險難暴於烈日中面汗雨滴不以為勞首
尾六閱月而一縣之田腴瘠高下無不得
其情矣册呈大府深加讚歎遂成不刊之
典縣有陂塘歲久淤淺公度由興役富無
巧免貧不獨勞瀦蓄有則啓閉有期明年
大旱果得水利隣縣所獲劣於平陽百姓

以公為神君焉乙未授戶部主事委理通倉時新革內官出給皆由主事公與諸僚盟曰今日之事同舟共濟時也苟二三其德狐鼠將乘吾之隙矣時內官方偵伺以中之一年之內秩然有理井然有條官軍便之竟無異議通倉至今守其法而不移再委權稅九江俸薪自給襟度蕭然取前人雅語揭之庭柱曰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垂一刻舟行一刻之程以此自朂常目

在之雖賓旅燕飲酬應紛然終不以彼而妨此也其年考課以公為戶曹最丁酉皇太子生推恩得封父母及本身文林郎妻張氏安人己亥晉員外郎督理銀庫前官下錦衣獄人為公危而公始終壁畫如法雖毫釐無不詳且盡焉大司農深器之庚子晉郎中辛丑拜真定知府時虜犯井陘真定屬邑也先是總兵未稟方略調度不前公至示以所應趨避兵未動而虜遂

適去人謂公之先聲有以卻之真定名雖為府實則直隸之劇藩也況地在要衝政連畿甸朝言於戶暮傳於京居是官者率多為蜚語所中公居之怛然不執不隨庶務之來立加裁決出納錢穀纖毫無爽訟無留獄案無滯牘賦去其私徭省其冗在任三年凡膺十薦神明之皈冰鏡之頌兒童走卒莫不知公去三十餘載人之稱之有如一日甲辰晉貴州按察副使便道省

覲二親榮壽喜不自勝擬上疏乞休二親勉之曰汝為憲臣能忠於國即克孝於家矣豈有二道哉公不敢違乃之任丙午丁母憂遷貴州叅政丁未接父憂服除補河南辛亥遷浙江按察使壬子遷山東右布政癸丑遷陝西左布政歷所至輒著賢聲公為人介潔端莊坦夷樂易及其臨事破姦發伏逆見隨決如逢蒙之射方逆之占無一不中君子愛之小人畏之以此甲

寅秋奔虜烽警致廑西顧上問冢宰須況
毅才略之臣為之冢宰以公對遂晉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時公已久於其地熟悉
時事謂諸監司曰虜不足患患四鎮不協
心耳今宜先和四鎮遂飛檄馳書要以從
四鎮果來虜遂退聽公於是一志防秋他
無所事在位三載邊鄙晏然例應給田會
旱災地震不敢遠去公退之暇稍延儒士
野老談玄講道言官論其倦不負其勞許

留京用而公歸矣戊午夏至家衣布茹淡散髮不櫛足不出外戶耳不聞塵事滌除機心容養淳淑方其在位雖鞠躬盡瘁不敢少懈而以適為得以足為至固已幽結於林中繫感於遐心為日久矣萬曆乙亥春命子熙載具棺槨衣衾擇葬地乃為祭槨文有丙三二十五之語不知其所謂也明年三月二十二日公不食但飲水子孫泣勸不聽二十五日逝

牒

驅虎牒

竊惟

朝廷建置郡縣原以禁暴安民故吏與民最親疾痛必救豪強必鋤城隍神亦猶是也城隍之爵與縣令埒其土與縣令同惟所異者陰陽之陽耳而捍災禦患神尤其力焉平彝古荒服地介於滇黔之交

今上始詔立縣以奉宣教化善者勸惡者

懲民咸雍熙於化日光天之下何意蠢爾
爾猛虎離其巢穴負我郊嵎晝伏夜遊呑
噬村落牢豕民不安矣近復偪入城郭踰
垣傷人民益惶惶日未没而掩扉客將行
而躑躅以
聖天子聲教四訖威德遠播之世而可容
此噬人噬物之暴類與其間哉中宜與城
隍神皆難辭其責爲此移牒尊神祈爲大
振陰靈凡我境內猛虎期於三日內驅逐

入山毋令復入村落其曾傷人者照殺人
抵命之律亟為冥誅以正法典若神力不
及此中宜將命我山虞挾弓矢操戈矛而
與虎從事神其默相
克稱職守益昭神之靈應謹告
間閱古良吏傳而見虎渡河涉江事心竊
異之乃不其令捕之而虎伏厥罪登封簿
移文嶽神而虎劍介歸山則知莫猛于虎
而亦未嘗不怵法而惕威也我

山陰任老夫子令平彝之五載吏畏民懷善勸惡懲真信孚豚魚而口碑載路矣壬午八月山村有虎三五為群噬畜產閭至噬人我夫子計召虞人搏之轉念弓弩兵衛駭人耳目且恐負嵎之威或至傷人于是致齋移文縣城隍之神令陰為驅除牒牒後三日虎果潛踪斂跡縣之人咸頌夫子至誠感神福我無疆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吾因之有感矣莫蠢于物莫靈于

人昔孔子過泰山之側聞婦人之哭而曰苛政猛於虎夫政人為之也而猛於虎殆楊子雲所謂虎而翼者乎彼殘自性生雖曰呼天籲之而亦未必肯悛也若夫子之知有虎而必欲驅之神應如響其心與政之仁乎于冥冥不于此見一班耶

孫士寅 號羲賓浙江錢塘人己卯舉人平彝縣知縣

生平慕名山嘗欲遊五岳何意小洞天窈窕近城郭大塊本無私吾心欣有託維時

春始和滿路生蘅葯風前桃夭夭雨後柳
濯濯神閒步逶迤興發身矍鑠出門無二
里天清閒雨雹豈知清溪水石激勢噴薄
陽岸見亭臺欲去度略約歷歷翠微中丹
巖藏洞豎得非巨靈劈無乃五丁鑿始入
頗幽靚坐久轉寥廓匳匜搘笻廬屜屧張
幃幔天光似鏡圓皎皎穴中落陰竇虛白
生陽巖空青撲香靄散成霞縹緲結樓閣
地靈多芝菌境靜少鳥雀紫藤影蔵蘚蒼

蘚色斑駁巖空玉雕鏤泉細珠錯落金莖
擎贔屭瓊液迸齦齶苔衣和雲補石髮隨
風掠禹糧既可餐魯酒亦堪酌倦境悠骯
塵懷消齷齪探奇不厭深乘輿復踊躍洞
門深且黑幽悶難捫摸未行先燃炬欲下
更絙索凹凸仗一節彳亍憑兩蹻層層蜂
入房曲曲蛇脫殼因愛巖穴佳那惜軀體
弱奇形與譜態觸目成驚愕或如虎豹蹲
或獅象搏或宛若蛟龍或飛若鸞鷟或掛

若獮猴或擊若鵰鶚或如大明宮文武盡
儼恪衣冠列房杜劍珮懸褒鄂又如將登
壇壁壘結繹絡手執鐵如意三軍任麾霍
或前若相迎或後若相却或竦若相持或
怒若相提或如蓬萊島群仙遊廣漠得跨
青牛翩翩騎黃鸖又如給孤園一鉢手自
托上看袒右肩下看赤兩脚或如登太常
伶倫陳雅樂或若張琴瑟或若執管籥噌
吰若鐘鼓清越若磬鐸投石一叩之衆音

翕然作又如入武庫森森皆可擢或攢若
戈矛或排若刀鞘或勁若弓弩或銛若鋒
鍔或長若幡幢飄揚隨地卓或直若浮圖
琉璃光灼灼或如燕子龕或如蓮花幕或
如金出冶或如玉在璞或披若袈裟或垂
若瓔珞文采若錦綉顏色若丹堊絢爛若
繪畫玲瓏若追琢綿綿若膠粘齒齒若刀
斫琅琅若竹節簇簇若花蕚嵬嵬高不墜
纍纍顛不仆千鈞重難扛一拳輕可擡形

象難具陳聊復舉其略乃嘆造化功豈同
匠人斵石梁無人涉有水長不涸石門無
人叩有禽來剝啄石室無人居有跡深如
削石鼎無人守有草皆靈藥石樽無人飲
有架掛瓢杓石田無畊有禾似錢鎛躊躇
復四顧目駭神亦噩我聞混沌時二儀尚
渾樸升者皆輕清降者乃重濁或崎為嵩
華或流為河洛維滇古徼外六詔盡爨僰
彩雲未現時開疆實莊蹻昆明波浩蕩太

華峰崒嵂金馬與碧雞形勢頗卓犖豈知
彈丸邑山川亦不惡而我來作吏甫至若
寂寞如獸落陷穽如鳥投繒繳既傷沈約
瘦復患齊侯瘧民不樂追呼我亦鄙敲扑
祿少等傭書官卑同擊柝兀坐一室中踞
躋似尺蠖忽聞有靈境如踐三生約鼓我
膝上琴揮弦神渺邈攜我案前書展卷胸
開拓出我匣中劍舞罷光閃鑠載我床頭
酒舉杯與磅礴野蔌摘滿把山泉引盈勺

精神得飛揚筋骸免束縛倦來枕石眠遽
遽夢方覺朝出暮始歸不惜往來數弗復
念圭組詎肯顧囊橐神如遊蓬瀛地已忘
卬笮豈惟疾病消長生亦可學浮沉水上
萍聚散風中蘀功業真芻狗文章空糟粕
富貴等浮雲斯遊誠可樂作賦擬天台聊
以繼孫綽

五言律

入滇

張時徹號 浙江鄞縣人 進士雲南按察使

天邊乘傳客歷險到殊方草長知烽息民流屬歲荒叢花薰澗壑木葉墮衣裳何事秋風起愁看白髮長

又

山路日多雨我行猶未休碧溪雲不定青草瘴仍浮客久旌旄落天空鸝鶴秋卜居何以

賦長嘯攬吳鈎

平彝衛

彭而述 號禹峰河南鄧州人進士雲南布政使

路入芳華縣溪邊忽有村環山簇石笋拔地起松根苗女雞窠課猓翁燕麥屯喇麻罈內酒何必讓金罇

滇境

吳自肅 號克菴山東滋豐人甲辰進士雲南學道

纔入滇南境雙眸分外明諸巒環秀色芳樹

帶文情亂後民風儉秋來野氣清相看初攬
轡何敢負生平

平彝

不寐中宵起遥看欲曙星雞聲方渡水豹霧
又充庭數里霞舒紫千層嶺放青奇儒環道
左何以樹儀型

晚進滇南勝境

蔣廷銓號璞山江南長洲人雲南昆陽州知州

行盡黔陽路南中自一天僕夫力愈勁稚子

喜從編落日留殘照踈林起暮煙族吟猶未
懶回首意茫然

袁文亮

桃李花開日枝枝色又新正宜貪樂事何遽
作行人孃孃渭城柳勞勞灞水輪古今同此
憾攜手且橫茵

又

文章相見晚氣誼問交初一日乍言別長懷
應有餘出疆惟憶友下榻止觀書重疊情難

話僕夫已策驢

又

去年春月至今歲又春遷車馬青郊日蒹葭白露天心從樽下約書自鴈邊傳莫作離情看相知應有緣

又

未斟言别酒先寫别中詩我去原無意爾還却有思雪深堪代燭風冷莫披帷相許真相望殷殷此一危

又

雙穗橋邊別此情倍可憐山容分面背河勢

限黔滇策馬心仍戀懷人意自聯不堪回首

處遥聽水潺潺

詩五言古

平彝

何景明字仲默河南信陽人中書舍人

滇南八月中綠林何蔓蔓居人亦相輳數里聞鳴雞路轉無詰曲山行少攀躋回瞻貴陽道咫尺蹊壑迷

又

夜半平彝館風悲氣始悽月光皎東壁白露寒螢啼憑高視中原但覺衆星低長路心益

壯浩歌天之西

七言排律

平彝老人

何景明

平彝老人髮兩肩哀哀訴語淚如泉時收斗粟輸田賦日向諸隣乞米錢風雨饑寒趨路側子孫流落避兵年青春有伴難還土白首無家尚戍邊官裏征徭何日已軍中苦樂古來偏魂驚戰鼓心猶怯臂中飛弧肉盡穿獨去負戈巡夜砦誰來鎖甲種春田敢愁溝壑

填衰謝只擬封疆息燧煙我願麾前法唐將

籌邊有策到今傳

五言絶

平彝道中

何景明

崖懸雲自薄山小路仍斜古陌蒼松裏参差幾樹花

邑使任公去思碑記　舉人王憲平彝人

公諱中宜字弘文號懷庭浙之山陰人由歲貢來宰吾邑新治也康熙乙亥冬

大府以地當滇户請平彝廢衛置縣益以亦佐故地

詔曰可丙子夏始蘇趙公履任未幾而去諸不遑理乃邑當除舊事維更新不有治人以立治法其何能濟戊寅秋我任公來蒞下車之初見土宇荒殘人民凋敝亟進諸父老咨其

利病顧一切與之更始邑中人亦喁喁然仰
維新之化公年富才敏加之以勤朞年而政
和人悅請于朝邑豪之頌自公始也初賦稅
官無細籍輸將聽書算生操重輕公親為科
綜之宅爾宅田爾田飛詭弊絕矣城垣歷久
傾圮公鳩工庀材甃以磚石門各豎樓三楹
以壯闤堵觀山川為之改色公以禮讓之不
興由學校之弛也方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文治光華平雖巖邑寧鮮忠

信
宮墻鞠為茂草可乎爰除荒穢新殿廡峻門墻
春秋獻享歲時課誦足以妥
聖靈而育英髦已又閔子弟之不學而竄貫人
多也創義學捐俸延師申冒籍之禁甄拔寒
士入庠者百人朔望躬詣講所宣
聖諭民知向化若決訟也虛以求其情明以燭
其偽片言立折人不敢欺草生囹圄歲不過
二三十牘噫何其良哉先是平俗多輕生睚

眦小隙動輒自盡其命以相雠害公悉其奸不予理於是邑中絕無投繯赴水之惡習有鄉蠹媢訟惑民者公桎梏之而坐諸嘉石德而化之威而惕之息事寧人殆未有過之者地當滇黔之交為宵小淵藪莽伏探丸行旅苦之公明禁令嚴保甲盜賊屏息良民販賈臥始貼席矣最難馴者玀狆公示以威信賞以寬仁雉髻被氊之輩在在膜拜而頂祝且性澹泊不妄受一錢人或以苞苴謁者斥却

之下猶面赭而心怨其私廉而有守清譽徧
滇之東西迤馬往者虎出入村郭殘人噬畜
居恐怖公手為疏牒神三日而虎屛跡偶遇
旱潦公禱之而
上天輒應自戊寅迄丙戌時洽年豐家給人足咸
謂公之德厚所致云
大府稔其賢能壬千歲權馬龍州篆甲申歲
尋甸州篆兩州士民戴其惠愛咸樹豐碑以
頌而循良之聲聞噪人寰凡見見聞聞者莫

不引領望曰安得任公一來而活我乎他如修城隍祠以事明神建鐘鼓樓以培風脉捐金而供億使節公出而募夫從行養老慈幼革陋剔奸鋤強梗正風俗闢土地招流亡修道路勸農工善政難更僕數也兼之孝友成性禮義律躬身先為治風行草偃而仕優則學手曰一編與古名臣碩彥相往青燈午夜雒誦之聲琅琅出晨柝風鈴間是亦近古簿書中所罕覯者也更撫拾遺文叅以時政著

邑志以垂法守服官八載歷艱辛而無倦臨大事而不懾凡有關于民隱者侃侃然抗論大府之前必期事定乃已或以利怵之公正色力拒略不為動間遇羽書嚴務不分霜晨雨夜單騎直往咄嗟立辦生平勤慎勇決鎮靜類如此今年須以秩滿遷新興刺史邸抄甫至闔邑人士不啻赤子之離乳哺呱呱泣夫公之德及我平人溥矣我平人受公之恩亦孔厚矣今一旦舍我而去留之不可從之

能悠悠我思其曷能既獨可幸者新與去平不遠藹藹棠蔭此歌勿剪欲咏勿拜不日陟崇階擁節鉞總我平人隸之宇下是則我人繫戀之極思也公其必有以慰我俾兒童竹馬刻曰以昭其信乎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有斐君子不可諠兮公之德應與清溪而長流羅山而並峙矣敢醜縷記之以壽貞珉用垂以勿替云